

争取建立另一个欧洲、另一个世界！  
反对那个不断使失业高升的欧洲联盟！  
曼德尔 许由译

译者按：

这份演辞是曼德尔在1993年六月十二日在巴黎举行的《争取另一个欧洲》的集会上所发表的。集会有五百人参加。来自十五个国家的卅个组织派出了代表，联合一致反对马城条约（Maastricht Treaty），主张一种左翼的、国际主义的另类选择。发起这次集会的人来自各个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国工党的左翼代表Tony Benn，瑞士社会党的左翼Jean Ziegler，德国社会主义党的国会议员Gregor Gysi，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Luciano Petinari，西班牙联合左派的Julio Anguita，第四国际的曼德尔、克礼文等。

\*\*\*\*\*

我们主张建立一个以逐步使人们从工资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并帮助生产者自由地和民主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分配主要产品的欧洲。

现实存在的欧洲并不仅仅是各种政府机关及制度的组合体（这些机关与制度的不民主性质，它们那种技术官僚式的、精英主义及颐气指使的傲慢，是需要我们加以揭露的）。这个欧洲乃系符合某种特殊利益、而且具有特定阶级性的欧洲。这是大资本的欧洲。正因为这是大资产阶级的欧洲，是以利润取向为主的、促进资本增值的欧洲，因此，在目前的经济气候下，它也是造成不断高升的失业的欧洲，不管一时的经济波动是怎么样。

今天欧洲有二千万人失业。在下次衰退，数字就有升至二千八百万至三千万的危险。

欧洲联盟的最高当局承认，对于不断高升的失业束手无策。同时，大资产阶级雀跃得猛搓双手。对它来说，增长中的失业及对失业的恐惧，是削弱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并把责任推卸到他们身上的最佳伎俩，更可藉此削弱甚而打碎工会组织。

即使是极其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爱恩斯坦，在卅年代也能指出如下的简单道理：如果你不能成功地战胜失业，你也不可能有效战胜法西斯主义。

今天，当我们在欧洲所有地方都面对种族主义及仇外主义的兴起，面对新法西斯主义暴力事件的重现及极右派的增长，上述观点比诸过去就更为适用。对于这个托辣斯的欧洲之无力——如果不是拒绝的话——消除失业，我们一定要宣布，要把重建充份就业列为绝对首要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阻止法西斯主义这头恶贯满盈的禽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首先表示要为如下要求而奋斗：把每周工时立即削减至35小时，但不削减工资。

一个战略性的选择

在这方面而言，我们面临一个基本的战略性选择。

那些当选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盟友宣布自己是「现实存在的欧洲」的热心同党。但是，当问题之关键在于有需要就危机及失业之增长而提出一个广及全欧的对策的时候，他们不采此道，反而去宣传那种叫各国各自去捍卫自己的竞争力的思想。他们与雇主达成协议，同意采取一种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的节约政策。

这不仅是沿着保护主义之路向后倒退，沿着在每国增加失业、因而最后发展为所有地方都增加了失业的方向倒退，而且也是蠢货才会采取的愚蠢政策。

因为在一个由跨国公司支配的欧洲（他们的权力日益避过任何政府的控制及行动），任何沿着民族国家的方向倒退的步骤都会完全无效的。跨国公司总能找到一个工资及社会保障都更低、而资助及财务优惠（减免税收、财政奖励等）都更高的国家。他们甚至不必真正转移生产，只消以转移生产作为威胁便能达到目的。

对于托辣斯的欧洲，唯一有效的对策，真的，就只有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而奋斗。

为社会主义的欧洲而奋斗的第一步，就是受雇于同一间跨国公司的雇员在一个欧洲范围、进而在世界范围，展开联合的斗争。要么就同各国的雇主实行阶级合作，要么就是所有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反抗所有国家的大老板——这就是我们要作的抉择。

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强调，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在群众眼中将社会主义的声誉大大破坏，实在同史大林主义独裁者所作所为一样。

那些「受尊重的左派」对移民权利及难民寻求庇护的权利所采取的可悲态度，尤其使他们的破产的纪录更为突出。

历史教导我们，为了选举的考虑而向仇外主义及种族主义作出让步，结果都是适得其反的。在同仇外主义力量作竞争时，总是由最激进的种族主义获胜。所以，我们必须有勇气挺身而出，激烈而全面地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上，在行动上及街头上反对种族主义的毒药。

### 不断增长的危险

不幸地，在有效的国际行动上，资产阶级远远抛离左派。这个事实之所以更为危险，因为不断增长的危险并不限于来自极右派的危险。还有贫困之普遍增加的危险，而首先是在第三世界。那儿有十亿赤贫者；每四年，由于饥饿及小病而死的婴儿就相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死难者。贫困在东欧也急剧上升。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同贫困有密切关系的传染病，例如肺病及霍乱，也普遍急升。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被拆毁，一个双层社会已经产生。战争以及环境大灾难的威胁也日甚于日。

### 普遍的团结

面对着所有这些危险，只有一个基本选择：工人阶级要么逐步分裂成碎片，变成像一个个原子般孤立无援，要么就是重申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仍未作出抉择。在这儿，事实存在一种诱惑，那就是沿着阶级合作主义的那种短视的和自我中心的方向倒退，使有工作的人同失业者对立，使本土人同「外国人」对立，使富裕地区同落后地区对立等等，此外，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以及一个另类典范社会模型之缺如，当然也无助于我们作出有效

对策。但所有这些都只向我们说明，我们的责任就是反对一切分化倾向，并不断地和有组织地捍卫团结。

为了抗衡那个托辣斯、警察以及「强大国家」的欧洲，我们主张拿一个劳动的欧洲，一个逐步解放的欧洲，一个逐步普及自治与自管的欧洲，一个女权主义的欧洲，一个保护环境的欧洲，一个争取解放的基层基督教团体，反抗梵帝岗的专制与反动之堡垒的欧洲，一个激进的和平主义的欧洲，一个以促进同最贫穷与最受忽视的人——不论是在第三世界还是在这儿，不论是移民、失业者还是边缘者——达到团结一致的欧洲。一个以逐步使人们从工资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并帮助生产者自由地和民主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分配主要产品的欧洲。一个能够在多元的、多党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之间达成结合的欧洲，一个能够重申把社会主义与自由不可动摇地结合起来的欧洲。

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

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不仅是一个经济上、政治上的及社会上都是另类的欧洲，而且是一个在「何谓人」的问题上具有不同眼光的欧洲。为了对抗冷酷算计别人的欧洲，我们主张一个温情的欧洲，为了对抗那个犬儒主义的和贪污的欧洲；我们主张一个有希望和善意的欧洲。为这样的欧洲所作的奋斗是漫长而艰巨的。长路漫漫。为已经失去了的时间所作的补偿，是相当巨大的。障碍是无数的。将会有局部的退却，局部的失败。但也会有局部胜利。而且我们把握着两张皇牌。

第一张，是那位伟大英国诗人雪莱指出过的，而长远来说又总是得到印证的：「我们是多数，而他们是少数。」这句话，在今天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真切。为了克服所有受薪者的分裂及对团结的打击，需要发动他们去争取他们也视为必需争取的目标。

最后，乃是我们的道德上的献身精神。为了抗衡那个腐败的、犬儒主义的欧洲，我们主张一个廉洁的和有道德的

欧洲。与表面现象相反，现在群众对现实政治的反感是深刻的，正如他们对于正直的政治及社会操守的盼望是深刻的一样。让我们确保我们的操守要符合我们的原则，显示出这个世界的确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去从事政治活动，而我们就能够让群众愿意倾听我们。

争取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

争取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

反对大资本的欧洲！

争取联合行动！在斗争中尊重多元性及所有组织的身份！

团结，团结，不可分化的团结！